

文化失忆 与记忆重构

——黄道婆文化解读

谭晓静 著



人民
教育
出版社

重庆三峡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散杂居专业委员会项目资助

文化失忆 与记忆重构

——
黄道婆文化解读

谭晓静 著



人

民
族
版
社



责任编辑:夏 青 武丛伟

装帧设计:田杰华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失忆与记忆重构——黄道婆文化解读/谭晓静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

ISBN 978-7-01-012168-0

I. ①文… II. ①谭… III. ①黄道婆(约 1245~?)—人物研究②文化史—研究—上海市③文化史—研究—海南省 IV. ①K826.16②K295.1③K29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2427 号

文化失忆与记忆重构

WENHUA SHIYI YU JIYI CHONGGOU

——黄道婆文化解读

谭晓静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30 千字

ISBN 978-7-01-012168-0 定价:39.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 001

第一章 黄道婆与黄道婆文化 / 030

第一节 历史人物黄道婆 / 030

一、文献解读 / 031

二、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 / 033

三、演绎出来的黄道婆精神 / 037

第二节 棉纺织业祖师黄道婆 / 039

一、行业神对现实社会的作用 / 040

二、黄道婆成为行业神的社会背景 / 042

三、人们对黄道婆崇拜的表达方式 / 044

第三节 黄道婆文化 / 047

一、“文化”定义的回顾 / 047

二、黄道婆文化的界定 / 049

第四节 被争论的历史名人 / 051

一、黄道婆籍贯之争 / 052

二、黄道婆籍贯之争的诠释 / 057

三、认同理论与黄道婆籍贯之争 / 063

第二章 黄道婆文化记忆在上海 / 070



第一节 黄道婆文化记忆在上海的保存形式 / 070

- 一、文献记载 / 071
- 二、标志性建筑物 / 081
- 三、黄道婆雕像 / 087
- 四、纪念日 / 088

第二节 黄道婆文化记忆在上海的传递方式 / 088

- 一、宣传教育活动 / 089
- 二、“黄道婆文化”学术研讨会 / 090
- 三、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091

第三节 黄道婆文化记忆在上海的建构 / 092

- 一、由人到神的集体记忆建构 / 093
- 二、由历史名人到历史名人文化的集体记忆建构 / 096
- 三、地域文化认同 / 098

第四节 黄道婆文化记忆在上海的解读 / 101

- 一、政府 / 101
- 二、民间 / 102
- 三、学者 / 103

第三章 黄道婆历史记忆在海南 / 106

第一节 黄道婆历史记忆在海南的保存形式 / 106

- 一、文字记载 / 107
- 二、标志性建筑物 / 111
- 三、黄道婆雕像 / 112

第二节 黄道婆历史记忆在海南的传递方式 / 114

- 一、历史教育 / 114
- 二、文艺展演 / 115
- 三、学术研讨会 / 116

第三节 黄道婆历史记忆在海南的建构 / 119

- 一、集体记忆建构 / 119
- 二、地域文化认同 / 122

第四节 黄道婆历史记忆在海南的解读 / 123

一、政府 / 124

二、民间 / 125

三、学者 / 128

第四章 黄道婆文化在海南的失忆 / 136

第一节 黄道婆文化失忆的原因 / 136

一、史志中的失载 / 137

二、口头叙事的断裂 / 142

三、标志性建筑物的消失 / 149

第二节 黄道婆文化失去的记忆 / 150

一、居所 / 151

二、纺织工具 / 152

三、纺织品 / 153

第三节 黄道婆文化失忆的影响 / 154

一、学术界的争鸣 / 154

二、史志中的无奈 / 156

三、申遗中的“弃权” / 158

四、名人文化的缺位 / 159

第五章 黄道婆文化记忆在海南的重构 / 163

第一节 黄道婆文化记忆重构的原因 / 164

一、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 / 164

二、三亚城市发展的需要 / 168

三、现代人的需要 / 172

第二节 黄道婆文化记忆重构的依据与原则 / 173

一、重构的依据 / 174

二、重构的原则 / 176

第三节 黄道婆文化记忆重构的力量 / 178



文化失忆与记忆重构——黄道婆文化解读

一、政府主导 / 179

二、文化精英“背书” / 180

三、新闻媒介宣传 / 182

四、民众自觉接受 / 183

第四节 黄道婆文化记忆重构的内容 / 185

一、文字记载 / 186

二、标志性建筑 / 186

三、仪式 / 187

第六章 黄道婆文化记忆重构后的现实价值 / 190

第一节 黄道婆文化品牌的现代价值 / 190

一、外在的经济价值 / 191

二、内在的文化价值 / 192

第二节 黄道婆文化记忆重构的积极效应 / 196

一、改善民生 / 196

二、加强黄道婆研究 / 197

三、加强黄道婆文化的保护 / 198

第三节 黄道婆文化记忆重构的消极因子 / 199

一、和谐社会中的瑕疵 / 199

二、文化区域间的认同边界 / 202

第四节 共生互补理论的实践 / 204

一、从需要视角看文化共生 / 205

二、从共生关系看文化共生 / 207

三、文化共生互补理论的实践 / 215

结 语 / 218

一、三重角色 / 218

二、三部曲 / 220

三、三种共生模式 / 223

参考文献 / 227

附录一 黄道婆在上海地区的民间传说 / 234

附录二 黄道婆在海南地区的民间传说 / 241

索 引 / 250

后 记 / 254

导 论

21 世纪是注意力经济时代,旅游是一种注意力经济。随着观光旅游向人文休闲旅游的转型,名人作为一种重要的注意力资源被引进旅游业。名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能够“美化”区域和城市形象,吸引公众眼球。名人既可以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满足公众的精神需要,还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近十来年,各国各地区因发展的需要而不遗余力地争抢名人资源。

黄道婆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世界级历史名人,其“名人效应”和资源价值对当下社会发展意义深远。上海和海南都为了获取黄道婆文化资源的优势地位,自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了或明或暗的“争抢”。2009 年,海南借助国际旅游岛建设之际,倾力打造黄道婆文化品牌来提升三亚城市品位,以期实现旅游文化向文化旅游的转变,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在政府、学者、大众媒介及民间大众四重合力下重新建构了“黄道婆为海南崖州黎族织女”的记忆。

在人类社会中,记忆不仅属于人的个体官能,而且还存在社会记忆。^①

^① 参见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页。



20世纪3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经典概念,他将记忆分为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三种类型。^①接着在美国著名学者保罗·康纳顿出版《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之后,社会记忆在当代学术界特别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在此基础上,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它是对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细化。^②“文化记忆”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它是在有意图地跟过去打交道,而且是有意识地或至少是有意识能力地就过去进行沟通,并赋予过去以形式。^③文化记忆更易于我们把握和应用,是当前民族学、社会学、文字学和宗教学等多学科中的研究热点。

2008年11月,笔者赴台湾参加了“两岸原住民文教交流活动”,对台湾原住民聚居区的民族文化复兴震惊不已,从他们的城市、街区、餐厅、住房、博物馆以及各种宣传册,再到学校校舍的外观设计、族语学习等,到处都展现着民族文化的符号。2009年暑假,笔者对恩施、建始、来凤、咸丰、黔江、龙山等武陵山区的民族文化旅游进行了为期20天的考察。在欣赏武陵山区美丽自然风景的同时,发现更能吸引旅客的是民族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建筑,原汁原味的农家饭、听导游讲民族传说故事,看民族文化表演。但同时又发现,有些建筑是后来修复完好的,在民族传说和文化展演中,存在着几个民族的文化借用现象。

结合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得知:不管是台湾原住民文化的复兴,还是武陵山区旅游文化向文化旅游的转变,实际上都是在政府和民族精英的主导下,为当下本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建构或是重

① 参见马成俊:《基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生产与族群建构》,《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② 参见[德]哈拉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李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③ 参见[德]哈拉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李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构着文化记忆。笔者所看到的文化符号都是承载文化记忆的媒介。

黄道婆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约1245年),在海南生活了37年,学习并熟知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元初元贞年间(1295—1296年)到上海居住,并将所学的棉纺织技术在松江地区进行实践和推广,推动了以松江为中心的江南一带的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由此她被尊称为中国伟大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级古代女科学家。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邀请德国汉学家、中国纺织史专家库恩博士撰写《纺织技术》专册,库恩用了一个专章来论述黄道婆,可见黄道婆在世界纺织史上的突出地位和深远影响。她革新的三锭纺车,比英、美、德国早四五百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工具。工具的改革、技术的提高,推动了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使当时的松江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并且中国棉布曾一度成为英国绅士崇尚的时髦衣料,享有“衣被天下”的美誉。黄道婆为人类的衣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勇于创新、善于总结经验、大胆革新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她留下的纺织技艺和工具值得我们去保护和传承。

有关黄道婆最早的文献记载是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元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矧功甚艰。国初(元朝初期)时,有一姬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①接着是王逢《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并序〉:“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

其后上海的所有史志文献就黄道婆的记载是将陶文和王文进行了整合,基于她的籍贯很明确地引用了王逢《梧溪集》记载“黄道婆,上海乌泥泾人”,于此给后人建构了黄道婆为上海乌泥泾人的记忆。

再来看海南,宋末元初为朝代更迭的社会动荡时期,黄道婆在海南生活和学习棉纺织技艺的经历没有被记载下来,造成了黄道婆文化的

^①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第297条。



失忆。在清以前的正德《琼台志》、《琼州府志》、《崖州志》等都没有留下有关黄道婆的只言片语。直到清光绪年间,由张崧、邢定纶、赵以谦纂修的《崖州志》(第二十二卷)中才留下了黄道婆的名字,其内容与陶宗仪的记载完全一致。到了20世纪80年代,海南学界开始了黄道婆的相关研究,重点在考辨黄道婆的身世与出籍,于是与上海学界形成了完全对立的观点。书中用“不用则失”的遗忘规律来分析黄道婆文化在海南失忆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

区域形象和城市形象的好坏对一个区域或一个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区域形象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于是对本地的形象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不惜高成本进行形象再造工程。随着观光旅游向人文休闲旅游的转型,名人作为一种重要的注意力资源被引进到旅游业,近十年来,各国各地区不遗余力地争抢名人资源现象表明,名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能够“美化”区域和城市形象,吸引公众眼球。因为名人可以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满足公众的精神需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海南政府及本土学界高度重视黄道婆文化对海南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发展的巨大价值和社会意义。依托国际旅游岛建设之际,倾力打造黄道婆文化品牌以提升三亚城市品位,实现旅游文化向文化旅游的转变,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于是采取多种方式来重新建构“黄道婆为海南崖州黎族织女”的记忆,由此加强了与上海就黄道婆文化资本的竞争力度。本书运用文化记忆理论来解读这一重构的动机、主导力量、方式及产生的积极效应和消极因素。面对日益减少而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竞争主体之间只有树立共生互补共赢的价值理念,才能实现文化资源的共享和经济利益的分享。

二

“不用则失”是遗忘规律,但“不用”的原因很多,在不同时代不同

社会环境下“失去”的记忆也不一样。失忆与记忆相对,一般都从记忆去谈失忆,而很少单独研究失忆。在已有文献中,集体失忆、文化失忆的研究较薄弱。

雅各布斯在《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①中应用“不用则失”的遗忘规律,对现代化、信息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今天,从美国家庭与社区失去了原有的价值;高等教育被市场化;科学研究中诚实的缺位、对政府效能的否定等方面论述“集体”失去的记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雅各布斯的观点很偏激,但又都承认他仍对当今社会中某些文化不该失去的记忆具有启发意义。如王颂《失忆的城市》一文中,在北京土生土长的作者深感现实中的北京城与记忆中的北京城相距越来越远。他说:“以现代化的名义,以发展的名义,多少经历了战争年代、‘文化大革命’破坏而幸存下来的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在爆破声中在推土机下灰飞烟灭。有数百年历史的定海古城被拆毁了,有上百年历史的苏州忠王府将部分被拆毁,现在轮到了只有几十年历史的现代建筑。”^②具有历史文化符号的建筑群是否应该被现代文化符号所代替?政府一方面高唱要保护古籍文物,另一方面又推旧翻新,失忆在所难免。

在历史长河中,一些社会运动也会造成某些文化的失忆。许晓明在《宗教文化大失忆:清末民初广西“庙产新学”运动》^③一文中,谈到清末民初为发展基础教育,政府借移风易俗之名,将庙产征为学校之用。此举一方面为广西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及场地;另一方面对寺观、庙宇及民间信仰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表现为宗教文化的一次失忆过程。郑宇在《集体记忆的构建与演化——簪口村哈尼族“集体失忆”的阐释》^④一文中指出,一段历史要成为特定文化系统的集体记忆,需要在影响集体记忆的构建和演化的三个主要方面即叙事框架、主体

① 参见[美]雅各布斯:《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② 王颂:《失忆的城市》,《建筑创作》2003年第5期。

③ 许晓明:《宗教文化大失忆:清末民初广西“庙产新学”运动》,《南方论刊》2007年第6期。

④ 郑宇:《集体记忆的构建与演化——簪口村哈尼族“集体失忆”的阐释》,《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



诉求和复现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才可能实现。文中列举箐口村对于共和国历史事件的“集体失忆”，便是同以上方面紧密关联的。它导致的结果是共和国的历史在集体记忆复现的两种情况：一是在各种仪式、节日等重大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的制度化的集体记忆；二是日常生活中随机表现出的非制度性的集体记忆未能出现。

文化失忆的原因还表现在外来文化的冲击。朱清华认为，社会转型造成了价值观念的暂时混乱；文化进入工业时代，使中国文化的古典诗性精神失落；民族文化被概念化、模式化，从而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意义，使当代中国动画失去了许多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因而中国动画中民族文化精神相当匮乏。^① 陈青在《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失忆》^②一文中阐明，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的记忆载体，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智慧、情感和精神。全球化环境中，国人逐渐出现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淡忘，甚至遗忘，其原因大体有奥林匹克体育文化大规模传入的客观因素，有世人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隐性竞技的不正确认识，还有国人的崇洋媚外心态，民族文化的自卑等因素。中国动画中历史记忆的缺失、传统体育文化的失忆都是外来文化的影响造成的。如何保存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有很多渠道和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有很多相关成果供我们参考。

以上关于文化失忆的研究成果重在阐明文化失忆的原因，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都是传统文化、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失忆的原因。这些分析文化失忆原因的视角，对本书分析黄道婆文化在海南失忆的原因具有参考价值。

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以及文化记忆在概念上没有明晰的界定，一些学者通常认为社会记忆囊括所有记忆，集体记忆强调记忆的主体是某个群体、历史记忆强调记忆对象的历时性、文化记忆强调记忆对象的文化体系，四者之间有互补、包含和共融的特点。但在实际研究

① 参见朱清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动画》，《出版广角》2009年第4期。

② 参见陈青：《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失忆》，《体育文化导刊》2006年第3期。

中,学者们也并没有划分得泾渭分明。

国外对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涉及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应用研究。哈布瓦赫在《集体记忆》中指出:记忆不仅是个人的,更源自集体,“集体记忆”定格过去,却由当下所限定,且规约未来。回忆是为现在时刻的需要服务的,因而也是断裂的。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社会学忽视记忆研究的现象,使人们认识到:所有的个人记忆都是集体意识和价值的投射,换言之,脱离集体的个人记忆是不存在的。在哈布瓦赫之后,众多社会学家沿着他的思路前进,尤其是历史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在此方面的研究更是引人注目。比如霍华德·舒曼与杰奎琳·斯科特的“代与集体记忆”研究;施瓦茨对不同时代人们心中林肯形象变化的研究等等。“代与集体记忆”的研究,使用哈布瓦赫的主要思想,即关于自传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关键区别,其结果强烈地支持了哈布瓦赫的观念:影响每一代的“集体记忆”主要是他们相对年轻时期的生活经历。这些研究都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于社会记忆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哈布瓦赫之后的大量研究证明了其以“集体记忆”的“当下性”、“社会建构”为核心的观点,但却没有阐明不同群体拥有不同记忆是如何传递和保存的问题。对此,康纳顿在他的《社会如何记忆》中给予了极好的回答。康纳顿将人类的记忆分为三种类型: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社会习惯记忆。在他看来,个人记忆为精神分析专家所重视,认知记忆为心理学家所研究,而社会习惯记忆却被学界忽视了。所以康纳顿用“社会记忆”来替代“集体记忆”的概念,以强调他对于记忆的社会性特质和习惯性特质的重视。在哈布瓦赫看来,“集体记忆”是通过社会交际来维持的,而康纳顿的“社会记忆”则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由此可知,康纳顿关注的是社会如何记忆的问题,即社会记忆如何产生和如何传递问题。

除了哈布瓦赫和康纳顿对社会记忆的热衷关注外,在西方的社会思想理论界,很多学者也对社会记忆理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当代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区分了“群体中的记忆”



和“整个群体的记忆倾向”，对前者他着重强调了记忆的社会决定性作用。巴特莱特认为“整个群体能否记忆、怎样记忆即社会如何记忆的问题”是人类作为整体进行记忆的意向和活动。^①由是观之，巴特莱特和涂尔干的观点一致，都认同从在个体与群体的相似性类比中，可由个体记忆推论出社会记忆的存在。坎斯特纳在《在记忆中寻找意义：集体记忆研究方法批评》指出人文学科中记忆研究的兴起，要归功于文化历史的复兴，但是在集体记忆研究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概念和方法上的推进。国家认同与社会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许多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之一。温菲尔德在《记忆的政治：1945年到1948年间捷克国家认同的建立》一文中指出，为了在战后形成国家记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精英和其他地方的政治精英一样，致力于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大众叙事，把“可以接受”的过去和战后的国家重建联系起来。他们试图操纵人们分享的经验 and 持有的想法，同时建立社会记忆。阿姆斯特壮在《记忆和模糊：芬兰的个人和集体记忆》一文中使用叙述的方法考察了个人经历和国家事件的复杂关系及个人记忆是怎样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的。海伦娜在《“我看见了梦魇……”：暴力和记忆的建构》一文中以南非的索韦托起义为例分析了暴力的经历、记忆和历史的创造的关系。^②

继社会记忆和集体记忆之后，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记忆概念，并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重大事件与个人经历的关系，分析了从个人记忆到社会记忆、再通过沟通和分享的过程最后形成一种具备较普遍而清晰形式的文化记忆，其基本过程可以概括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沟通记忆—文化记忆。他这里集体记忆的用法与一般不同，指的是集中营里的经验，虽许多受难者共同的经验，但却没有与外人甚至是自己的子女分享。然而，如果从一般的意

① 参见[英]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此部分参考了郑广怀《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6年第1期。

义上讲,集体记忆不仅仅是书中所论述的一群人有过共同经历却没有过沟通的过程。

国内对文化记忆的相关研究表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对文化记忆理论的译介,德国哈拉尔德·韦尔策介绍了由扬·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的概念,即文化记忆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文化记忆理论的特点表现为认同具体性、重构性、成型性、组织性和约束性。文化记忆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潜在形式,即以档案资料、图片和行为模式中储存的知识的形式存在;另一种是现实形式,即以这些浩繁知识中的可用部分的形式存在。^① 对文化记忆理论的学习,可以使我們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该理论,并在研究中更好地应用它。

二是对文化记忆理论的研究。王明珂指出:社会记忆是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人中借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由人群当代经验与过去的历史、神话传说构成,借由文献、口述、行为仪式(各种庆典、纪念仪式与讨论会)与形象化物体(如名人画像、塑像以及与某些记忆相似地形、地貌等)为媒介,这些社会记忆在一个社会中保存、流传。^② 同时王先生对“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进行了概念上的辨别。在他看来,社会记忆的范围更大,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历史记忆又是集体记忆的特殊载体,三者之间表现为一种从大到小的包含关系。^③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黄晓晨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的分析入手,认为该理论是某个群体共有的记忆,而没有将文化引入其范畴,于是认为文化记忆理论是对集体记忆理论的提升。^④ 燕海鸣论述了文化记忆理论是继哈布瓦赫提出集体理论、到康纳顿提出社会记忆的升华过程即扬·阿斯曼梳理集体记忆理论和社

① 参见[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③ 参见王明珂:《历史事实、事实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④ 参见黄晓晨:《文化记忆》,《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6期。